

三星堆为何至今尚未发现文字？

考古文博专家有这些推测

精美繁复又独特创新 三星堆纹饰值得专题研究

“目前，三星堆新出土的文物已经进入整理、修复、研究的阶段。纹饰部分，可能会在下一阶段作为专题研究来展开。”雷雨说，虽然目前三星堆遗址的研究，主要从坑的角度展开叙事。但三星堆特色的纹饰反映了怎样的情况或问题，未来都可以展开专题研究。

“我们目前正在从事的关于纹饰方面的研究工作，大概是对整个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上所见纹饰的分类，以及不同的器物部位对于纹饰选择性的研究。”冉宏林补充道，目前对于三星堆出土器物上的纹饰初步的分类和定名，主要是从直观看到的形象来区分，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。

“第一大类，就是几何形的纹饰，譬如直线的、圆形的，还有菱形的、正方形的纹饰，包括云雷纹，这都可以归入几何形纹饰。第二大类，则是仿照动物或植物形象的纹饰，在容器上比较常见的兽面纹，还有龙纹、鸟纹等。而第三类，感觉像是复合型的纹饰。”冉宏林举例道，譬如三星堆出土文物中被称为“火纹”的纹饰，是一个圆形的纹饰里边，有几圈逆时针或者顺时针旋转的纹饰。“还有包括一个圆圈里边，有像太阳一样伸出来几个向外辐射的、像小短线一样的纹饰，都形成了复合型的纹饰。此外，第四类就是有表意功能的纹饰，由几种纹饰组合在一起，可能就代表了一定的含义。”

而在霍巍看来，三星堆出土器物上的纹饰，大致可以从功能性上分为两个种类。一种是具有特定含义的纹饰，譬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祭山玉璋，其上刻画的图案，就描绘了祭祀山川的情景；而另一种则是装饰类的纹饰，如青铜礼器中云雷纹、夔纹，陶器上的几何形纹饰等，让器物更显华丽，其中还有出土的青铜人像中人物服饰上的纹样等，颇具三星堆人独特的风格和设计。

复杂纹饰组成的“暗码” 或是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

采访中，雷雨、冉宏林和霍巍三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“明星文物”——金

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，无一不显示出古蜀文明的神秘瑰丽与博大精深。那附着其上的精美纹饰，暗藏着怎样的古蜀密码？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与文物整理工作，目前有没有文字相关的线索？近日，记者就此采访了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、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巍，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、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冉宏林，揭秘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的纹饰研究，以及对文字的探寻。而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，三星堆遗址考古尚未发现文字。



三星堆出土的祭山图玉边璋



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

杖，该文物上平雕着46厘米长的三组图案，分别是头戴五齿高冠人头像、鸟和鱼以及似箭翎的图案。雷雨说，在祭山牙璋、金杖等三星堆文物上出现的相对复杂的刻画内容，他更偏向于将其称之为图案。而这种复合的纹饰图案，极可能代表了一定的含义。

“这组图案实际上有几种元素，其中有鸟、有鱼、有箭，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关系。我特别注意到，这个箭是从鸟的身边掠过，箭头已经射入了鱼的身体里面。我个人认为，鱼和鸟很可能代表了两个族群，这是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个暗喻，喻示着鸟这个族群可能是战胜者。”霍巍补充，金

杖上面的这组图案，也与在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上发现的构图几乎是完全相同的。

“我把它叫作‘暗码’，其具有非常强烈的喻事性，暗指的某个历史事件，是一种特殊的话语体系表达。这种‘暗码’不仅三星堆人能够明白，而且金沙人也知晓含义。这是在没有发现文字的情况下，当时传递信息的一种重要的方式。”霍巍说。

能否从纹饰中寻迹文字？ 现有纹饰符号不足以称为文字

堪称旷世神品的精美青铜器、前所未见的稀世金器、描绘了古蜀先民祭祀场景的玉石器……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独特文物，正告诉世人这片土地上曾经诞生过辉煌又灿烂的古蜀文明。而这些国宝重器上蕴含的精美繁复的纹饰，暗藏着一定含义的图案，也让人好奇其是否承载着文字的表达功能。然而学者研究发现，三星堆尚未发现文字，包括铜扭头跪坐人像上的纹饰，这些现有的纹饰、符号不足以称为文字。

采访中，3位专家、学者也从文字的定义上，解答了为何三星堆出土的纹饰和符号不足以称之为文字的原因。“目前在三星堆考古遗址中，我们都在积极地寻找近似于文字的图案。”霍巍解释，定性为文字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其不仅是一个单字，字要能够连成词，词要能够连成句，句能够连成文，这才是文字。“就我本人来看，迄今为止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所有的纹饰，不管是青铜器，还是金器、陶器、玉器，抑或象牙的表面，都还是只有纹饰或者符号，没有文字的发现。”

同时，雷雨说到了三星堆出土的陶器上，有着一些外界怀疑是文字的符号，这些符号只有在三星堆中才能看见，其中还包括“臣”字眼的纹饰。但可惜这样的符号太少，没有办法把它们连起来解读成几个字或者一段话。“我认为它们是有记事属性的符号，比如‘臣’字眼纹饰，或许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表示‘眼睛’，再发散一点就是太阳、光明的意思。但要说它就是一个具有明确含义的文字，我觉得还谈不上。”

冉宏林也表示，在三星堆出土的陶器中，的确见到了很多单独分布的，不是作为一般纹饰存在的符号。但这些符号多为一器一符号，并且没有重复出现过。“我们基本上认定它只是作为当时记录的符号，不具有明显的语言记录方面的功能，还不太能归入到文字当中。”

(据《华西都市报》李雨心)

陕西发现北周开国皇帝宇文觉墓

记者近日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，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咸阳市发现了北周开国皇帝宇文觉墓，出土陶俑等随葬遗物146件(组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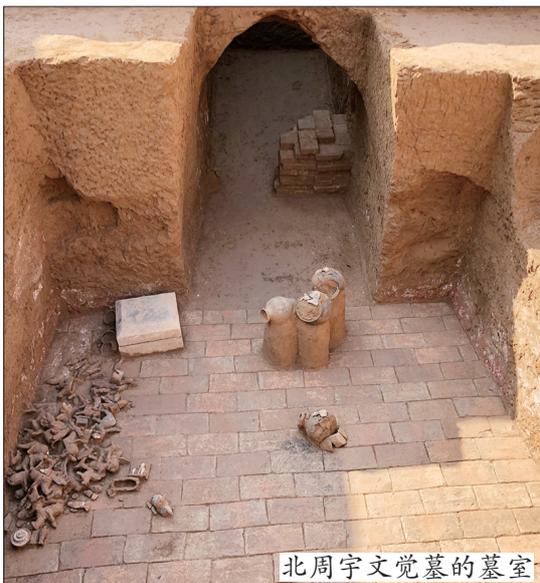
宇文觉墓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北贺村，墓址所在区域为北朝至隋唐时期高等级墓葬的集中分布地。发掘表明，墓葬地表原有围沟，围沟内仅一座墓葬，居于中部偏北的位置。墓葬坐北向南，为斜坡墓道带四个天井的单室土洞墓，南北水平总长56.84米、墓室底距地表10米，是北周时期中型墓葬。

这座墓葬曾被盗扰，目前出土随葬遗物146件(组)，以各类陶俑为主，皆为矮小的半模俑。墓志置于墓室入口东侧，志方形素面，正面楷书“周故略阳公宇文觉墓二年十月壬申”，并以朱砂描红。据志文

内容可确定墓主为北周开国君主孝闵帝宇文觉(542年至557年)。

据《周书·孝闵帝纪》记载，宇文觉为宇文泰嫡子，九岁获封略阳郡公，公元557年即天王位，不久被害驾崩，后被追谥为孝闵皇帝，陵曰静陵。本次发掘表明宇文觉于公元558年以“略阳公”身份安葬，该墓即北周静陵。

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赵占锐说，北周宇文觉墓考古发现意义重大，这是继北周武帝孝陵之后经过考古发掘的第二座北周帝陵。宇文觉以“略阳公”身份下葬，为北周开国时期政治斗争提供实物证据，补充了北朝史史料，其位置的确定也为北周其他帝陵分布提供了重要线索。(据新华社 杨一苗)



北周宇文觉墓的墓室